

· 学术论坛 ·

从《伤寒论直解》探析张锡驹的学术思想

王东华 邓杨春 王彤

【摘要】 本文从《伤寒论直解》文本入手,探析张锡驹的学术思想,并评析其学术。张锡驹从两方面突破,其一以宋儒的治学方法,以“反求诸己”的方式提出了“天人同体”的观点,使得气化学说有很大的哲学宇宙观基础,进一步着重人体胃气的重要性;其二以汉儒“言必有据”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医学,所以非经论不言,非圣人之言不信,因此一生著作相对来说非常少。正是因为其能运用此两种中国古典的治学方法,才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张锡驹不仅创建了自己的学术体系,整合了五运六气与六经之间的关系,还针对当时的流俗观点提出自己的针砭之语。

【关键词】 张锡驹; 伤寒论; 气化说; 胃气

【中图分类号】 R24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1749.2015.02.014

1 言必有所本的严谨治学态度

张锡驹是清代乾隆年间钱塘的医家,师从张遂臣,和张志聪是师兄弟被称为二张,时下研究张志聪的人很多,但是研究张锡驹的文章则寥寥无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总结起来大概有三条:其一张锡驹著的书太少,遗留下来的文本不多。其二:《清史稿》上说“其学本于志聪”,《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伤寒论直接提要》说清代研究伤寒的派别有三,其中“但斥叔和序例,虚衷分别是非者,张志聪《集注》及是书是也”。可见乾隆年间,对张的评价颇高,但后世论及张的学术主张多从“本于志聪”理论,现行版的《中医各家学说》也从之,几乎没有争议。其三:张锡驹的学术思想比较纯粹,除了几个鲜明的观点好像没有更多值得挖掘的地方了。

清代学术自顾炎武开山,黄宗羲本于历史来纠正王阳明心学末流的流弊,还有如王船山等主张的经世致用,开始转向一种比较朴实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医学上也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其师张遂臣的特殊经历,《仁和县志》:“字卿子。少羸弱,医不获治,乃自检方书,上自岐鹊,下至近代刘、张、朱、李诸大家,皆务穷其旨,病遂已。世延之治,辄愈。……遂辰善诗古文,诗有《湖上白下集》,学者多称道之。”一方面作为诗人的张遂臣面临着明末的衣冠易主,另一方面自己的人生经历也有不幸,再者明末王学空疏,很多读书人都反对之,所

以在治学方法上,就不是坐而论道了,从治学上来说唯有一途,那就是转向汉儒的治学主张,所以主张实学,张锡驹师承张卿子,在自序中还提及自己的老师,“余尊先志,朝夕于斯,已非一日,复就张卿子师而请业焉”,可见对老师的感情是很深的。所以张锡驹于情于理都会受其治学方法的影响。所以在《伤寒论附余胃气论》中说:“凡书不由圣贤,说不载经论,具谓之齐东野人之语,流俗之所乐谈,君子之所摒弃者也。”不惟如此,再考虑到医家司人生死,所以“况医者,人之司命,岂可随流俗之谈而不正诸经论,不质诸圣贤”?

但另一方面,经过明代王学的洗礼,士大夫的思想还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放,所以至于心学“宇宙即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观点还是有一定的流行,所以结合这两点来看,张锡驹的治学方法有两方面的传承,其一是汉学的所谓考据之法,言必有据;其二则是宋学,或者说是心学的“反求诸己”的方法。明白了他的治学方法就很容易理解张锡驹所提出来的学术观点了。

2 “天人同体”的气化观点

按前面所说,张锡驹的治学方法有两方面的,按照宋明理学的治学方法,那么医学上的观点就会有《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陆象山说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阳明说的“天下无心外之物,心包万物,心包万理,万物皆在我心中”,这些方法论在张锡驹的学术观点之中体现,如他在《伤寒论直解卷二》^[1]中说:“天有此六气,人亦有此六气,与天同体者也。天之寒气感于人,人即以己之寒气应之,所谓两寒相得,两气相从者也。”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人为什么会伤于寒,其实伤于寒的观点被转化成了“感于寒”,这样就把所有的疾病的原因都归结为了自身的问题,如果自身的“寒气”没有出现问题,就不会感于外面的寒气,这比成无己等的注解要高明的多。这也正是因为张锡驹吃透了《内经》的缘故,因为《内经》始终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课题(2009FY120301)

作者单位:100029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王东华(硕士研究生)、邓杨春、王彤]

作者简介:王东华(1977-),女,医师,2010 级在读在职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基础医学。E-mail:568304613@qq.com

通讯作者:王彤(1968-),女,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基础理论。E-mail:tongwang@bucm.edu.cn

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要自己体内的寒气没有出现异常,就不会感于寒。在解释第三条时,说:“本寒而加外寒,两寒之气凝敛于中,故阴阳俱紧也。”这比成无己等所主张的“风伤卫,寒伤营”更加的深刻。

正是因为有了“天人同体”,所以人体的气化才和外界的五运六气息息相关,所以他说:“且三阴三阳上奉天之六气,下应地之五行,中合人之五脏,合而为一,分而为三,所该者广。”这种见解直接就超脱了前人的以伤寒六经为脏腑的观点,也超越了以伤寒六经为经络的观点,伤寒六经的实质不仅仅是脏腑,不仅仅是经络,所以他说:“不知脏腑有形者也,三阴三阳无形者也,无形可以该有形,有形不可以概无形。”特别地指出了以六经为脏腑学说的缺陷。

正是因为六经不仅仅是指脏腑,经络,还与气化有关,所以张锡驹大胆的提出:“夫此书之旨,非特论伤寒也,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无不悉具,岂特六淫之邪而已?”《伤寒论》所论的范围不仅仅是伤寒,而是所有疾病都包含在内,所以说“内而脏腑,外而形身,以及气血之生始,经输之汇通,神机之出入,……详细明备,至矣,尽矣。”所以说《伤寒论》非专为伤寒而设,而是为所有疾病而设的,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张锡驹会一辈子只注解《伤寒论》而无其他治疗杂病之书了。

3 标本异气的生理病理观

3.1 正邪六经传变的次序

人体气化是整个生命得以进行的基础,所以有必要澄清这个问题,张锡驹非常看重传经的规律,所以说:“传经乃伤寒之大关键,传经不明,虽熟读是书无益。”认为有病之人六经的气传变次序是由阴到阳,“无病之人,由阴而阳,由一而三,始于厥阴,终于太阳,周而复始,运行不息,莫知其然”,但是对于有病之人,则刚刚相反,“病则由阳而阴,由三而一,始于太阳,终于厥阴,一逆则病,再逆则甚,三逆则死”。

3.2 六经的标气、本气、中气

张锡驹的注解很重要一点,被后世看重的就是关于六经气化标本中气的观点,通常的观点认为伤寒、中风发热的原因是因为“郁”,如成无己说“阳经拂结而成热”。但是张锡驹则从标本中气来解释,所以对于太阳病的发热、恶寒,解说“发热者,得太阳标阳之热化也”,“太阳以寒为本,故无论已未发热而必皆恶寒也”,和张志聪的人体之气与天地之气相感生病不同,张志聪认为寒热进入人体的经脉时,人就开始生病。张锡驹认为人身之寒气与外界之寒气本来就是相通的,所以会随着变化,这也是张锡驹的高明之处,也是他的不足之处,也正是张锡驹的谨慎的治学态度的表现,所以后世医家陈修园在《伤寒论浅注》时多取自张锡驹而不取自张志聪,从此也可以看出在陈修园眼中,张锡驹学术水平在张志聪之上。

对于阳明病,也是以标本中气为解,“天有此燥气,人亦有此燥气,燥气者阳明指本气也。燥化太过,无中见太阴湿土之化,此阳明胃家自实”,这完全是“阳明之上,燥气主之”

的详解,“阳明、厥阴不从标本,而从乎中气”是《内经》中的一个重要见解,如果不从中气之湿,反而从本气燥化就是“阳明病”了。

少阳病也一样,因为“少阳之上,相火主之”所以才会有苦从火化的口苦咽干,但是没有说明白为什么“少阳从本”,可见张锡驹的理论体系还有一些未完善的地方。太阴篇对太阴从本和阳明燥气气化之间的关系说的就很有深度了,太阴中见阳明燥气,燥气气化太过,则湿热相转,就会有发黄之证,如果阳明燥气气化不及,则太阴为至阴之脏,寒湿之气作害,所以太阴篇最好的治法就是用理中、四逆辈治疗。厥阴病不从标本,也就是不从风木之化,不从厥阴之标,从乎中气少阳相火之化,所以才有消渴、气上撞心的症状。

纵观张锡驹的标本中气的生理病理观,完全突破了以六经为经络,以六经对应脏腑的范畴,扩而充之,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当然其中在解释标本中气怎么作用的也不够清楚,相比于张志聪的学说,显得更加简单,其实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张锡驹的谨慎态度,使得张锡驹的学术思想更加具有开放性。

4 胃气为本的立极点

张锡驹正是因为从“反求诸己”的方法进行考察,所以在“天人同体”的论点之后,自然而然的就会引出“人以胃气为本”的观点了,所以在正本《伤寒论直解》中,张锡驹不断地强调,多处提及胃气,在注解平脉法的时候,说:“合下四节,以明人之五脏,上合天之四合三阴,下合地之五方五行,而四时又皆以胃气为本。”所以张锡驹在注解完伤寒论之后意犹未尽,还写了一篇《胃气论》,一方面是为了纠正当时俗谚“饿死伤寒”的偏误,以《伤寒论》中用药顾及胃气的文字作为说明,另一方面在张锡驹的心目之中,胃气的确有非比寻常的地位,为了说明胃气的重要,张锡驹首先从疾病的传变入手,《胃气论》^[2]:“邪气之中人,始于皮肤,留而不去,传舍于络脉,留而不去,传舍于经,留而不去,传舍于俞,留而不去,传舍于伏冲之脉,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倘先虚其肠胃,则风寒之邪,未有不乘虚而入,真所谓迎贼入门者也”。所以张锡驹亟言伤寒强绝其食之非,所以说:“凡人子始于肾。资生于胃,盖以肾为先天,胃为后天,先天之气赖后天之水谷以生。”

5 指出前人学术观点之偏颇

明代医家习惯性地就把刘张朱李为四大家,而把张仲景与金元四大家之中的刘完素、朱丹溪、李东垣相提并论,并称“四子”。这些观点在明代是非常流行的,王伦的《明医杂著》,还有《医宗必读》诸多书籍都是持这种观点,但是张锡驹指出其舛误之处。并针对朱丹溪的“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观点针锋相对,说:“不知素问所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者,盖言阳道该常有余,阴道该常不足,譬如天晴为阳,雨为阴,一月之中,晴十日雨三日,则阳有余也,阳有余则万物生。”这些观点不可谓未见,确实能给后世很多思考的启迪,

后世火神派对这点就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和论述。

在评价一个学术体系是否合理,或者学术体系如何发展时,美国科学史家库恩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3]中提出科学的发展都是一个范式跟另一个范式的不断更换的过程,而其所谓的范式具有两个特征:(1)范式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范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一个整体,它的存在给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2)范式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先例,提出了很多问题,但并未解决。中医学术的发展由两汉医学而魏晋南北朝医学,隋唐医学,宋代医学,金元明医学,清代医学,每一个医学时间段都有其特色,而气化学说就是清代医学的一个主流医学,如何来评价学术体系呢?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张锡驹的六经气化模式是中医史上

的一种“范式”,提出了一种模式,开创了一个学派,有很多人认同它,但是又遗留下来很多未解决的问题,相比于张志聪的“范式”,显然是更为成功的。

参 考 文 献

- [1] 虞舜,王旭光. 伤寒类医著集成·伤寒论直解[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478.
- [2] 虞舜,王旭光. 伤寒类医著集成·胃气论[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503.
- [3]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7.

(收稿日期:2014-10-27)

(本文编辑:蒲晓田)

《针灸甲乙经》的针灸理论框架研究

禹佳 钱会南

【摘要】 本文通过对魏晋时期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一书中针灸理论包括腧穴及其主治、针刺手法、针刺的处方配穴特点、脉诊、体质与针刺之间的关系、针刺禁忌等几方面进行研究,大体上总结出《针灸甲乙经》一书的针灸理论框架体系。并通过其框架体系,梳理出《针灸甲乙经》一书对整个针灸理论框架体系的影响和奠基作用。为今后将《针灸甲乙经》与《黄帝内经》、《针灸大成》等前后针灸类书籍中针灸理论框架的比对打下基础。同时在梳理《针灸甲乙经》针灸理论框架体系中,可以简明扼要的对这本书中的针灸理论体系进行了解和剖析。

【关键词】 《甲乙经》理论框架体系; 《甲乙经》针灸理论框架的影响; 《甲乙经》针灸理论框架的奠基作用

【中图分类号】 R24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1749.2015.02.015

《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成书于魏甘露年间(公元256~259年),以整体观指导针灸理论与临床,《甲乙经》将《黄帝内经》的腧穴由160多个发展到了349个,同时,《甲乙经》开创了极具特色的分部位划线布穴法,实现了腧穴和经络在理论上的有机统一。《甲乙经》集《内经》经络学说之精要,在经络内容、经络循行、经络的生理病理、经络的主病以及经络与腧穴的关系、针刺法、针刺禁忌、针刺适应证等发面均较《内经》有了较大的

发展^[1]。本文旨在勾勒《甲乙经》的理论框架体系,阐述其对针灸理论框架体系形成的重要作用。

1 《甲乙经》对针灸理论框架体系构建的作用

从《甲乙经》的写作体例可以看出,《甲乙经》的框架基本上是由腧穴、经络、针法和处方配穴、针灸治疗等多方面所构成,在《甲乙经》之前,针灸学方面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对《黄帝内经·灵枢》部分的解读,和部分《素问》中所涉及的针灸学内容,《甲乙经》将前人的针灸理论进行总结,并结合皇甫谧自身在临床实践中的宝贵经验,形成了魏晋以后以《甲乙经》为理论体系的针灸学框架。《甲乙经》最早最完整的收集和整理了黄帝始至魏晋以前针灸方面的大量原始资料,在《甲乙经》问世之前,针灸学的论述并不系统,大多详于理论探讨而略于临床应用,还存在缺失、重复和编排混乱的问题,《甲乙经》则将这些理论删繁就简,将理论与临床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针灸学理论并初步勾勒出针灸理论体系的框架。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2013CD532001)

作者单位:10029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作者简介:禹佳(1990-),女,2012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五脏藏神理论及应用研究、体质与疾病相关性研究。E-mail:yujia_xiaoyuzi@sina.com

通讯作者:钱会南(1955-),女,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中医五脏藏神理论及应用研究、体质与疾病相关性研究。E-mail:qhnan2013@sina.com